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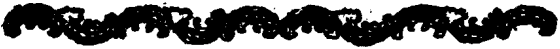
# 頓巴斯的生新



劉微譯

聯華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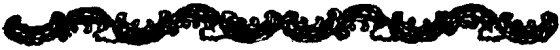
# 頓巴斯的生新

著 林格·斯里鮑

譯 徵 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697•Q350•32K•P.88•\$2.8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二版  
公安部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3001—6000冊

---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

西蒙諾夫關於葛林的作品「在頓巴斯」和「在一個居民點」說：「葛林的評論堪稱爲有證件的文獻，這種文體被授以斯大林獎金，也就證實了蘇聯評論文章的性質，作者用國家的寬大尺度，對待人生的各種現象，不按「旅行記」的體裁，而以廣泛地表達蘇聯人民活潑的思想內容來敘述他的見聞。（摘自「蘇聯介紹」第十四期，「蘇聯文學的節日」）

譯者係根據載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號「蘇聯埃文學」（英文）所譯，錯誤或不安之處希同志們教正。

## 目次

|             |   |
|-------------|---|
| 戰鬥開始了.....  | 一 |
| 在戰時條件下..... | 三 |

## 戰鬪開始了

我在整個廠子裏都找遍了，終於才找到斯大爾諸鋼鐵廠經理彼得列夫工程師。他是由熔爐部開始找起的，那時他正在做着每天早晨照例的視察。當晚間那裡的時候，熔爐部的人告訴我，一點鐘以前他還在那裡。

他也不在鼓風爐部。有人在東門那邊看見他，於是我就跟踪而去。

我立刻發現我置身於準是工廠的中心地帶，此處鐵路叉道縱橫，機車日夜不停地噴着煙拉了裝滿鋼鐵和鎔渣的斗車來往奔忙。籠罩着廠的塵霧和煙，於是我瞥見安得列夫在鐵軌旁邊的一堆塊鐵上站着。他穿着一件白襯衫，衣袖已捲到兩肘以上。

最引我注意的是他臉上的表情。他專心地直視前面。他是在看什麼呢？機車拉着載

滿鋼鐵的巨大斗車，喘哮而過；他的右邊是一所軋鐵廠，左邊是新建的一處送風機站。鼓風爐高聳在所有建築物的上面。——兩座已在工作着，其餘的方在搭架建設中。這是一幅平平常常的工廠景象，對於這景象，無疑的，這位經理已看見過幾千次了。

不久，當我更了解安得列夫並聽到他怎樣為這些鼓風爐，為這座送風機站，為這軋鐵廠而戰鬪的故事以後，我才明白了為什麼這位安詳而蒼灰色頭髮的工程師從不為喜悅衝昏頭腦，而能珍惜着這種熱愛於此巨大工廠的特殊角落。

## 二

「唔，老休斯現在怎麼樣了？」

「老休斯快要慶祝他的七十五歲壽辰了。他現在強壯而愉快，簡直是越過越年輕了……」

這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蘇聯最高蘇維埃為討論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在大克里姆林宮開會時曾經有過的一段對話。

這是科學院會員，曾在頓巴斯工作過的代表巴爾丁在關心而詢問着南俄古老的鋼鐵工廠。那熱烈的回答便是休斯工廠改名斯大林諾鋼鐵工廠的經理，最高蘇維埃代表安得

列夫所說。

在最高蘇維埃所通過的對於指導蘇聯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和千百萬人民的生活與創造力，其中有某些段落落在安得列夫的心靈上引起了一種特殊的回音：「恢復頓巴斯的鋼鐵工業和德涅泊地區，要建造三十座鼓風爐，使它能年產生鐵總額九百萬噸，銅八百四十萬噸並建造軋鐵廠五十八座。」

這些簡括的數目字對於安得列夫意味着一切。因為這些數目字包括了南方老鐵工廠的鼓風爐、鎔爐和軋鐵廠也就是做爲一個工程師與布爾什維克的安得列夫所負責的工廠應該恢復起來的。

在會議當時，在各代表和來賓中，安得列夫遇着了幾年前同在工礦學院學習的老友。並且，正如先前訪問莫斯科之便一樣，他前去看了看工礦研究院——工礦學院是二十年代所叫的名稱——以及他曾經以工程師的職銜開始工作的「鐮刀鐵錘工廠」。

他的學生時代，那青春的時代，是和蘇維埃共和國的青春同其步伐的。那是快樂而輝煌的日子。他回想起斯特羅賓尼特尼大街工礦學院的宿舍，一無所有的四壁的房間，對於前途的滔滔不絕的激動的爭辯和討論。在那裡，在香港煙霧的繚繞中，孕育着大膽的理想，新時代的命運正在形成着。年輕、熱情，充滿了活力與雄心的工礦學院學生雖



然過着艱苦而飢餓的生活，但面對着國家的將來，他們深覺莫大的幸福和愉快。

他們就是國家的將來。

這些十月革命時期的兒童，這些年輕的，眼睜睜渴望着將來的，穿了俄羅斯式的高領襯衫或褪色的軍衣——這是內戰時期的紀念品——的學生們還只有很少的一點生活經驗。可是他們都已經秉賦了新的精神——誕生了他們的時代的最寶貴的一面。這些未來的工程師，地質學家，冶金學家，礦物開採家，工業管理人，政治家，詩人——他們超脫學院課程的狹隘範圍，以青年人所有的全部熱情爭論着時代的命運，俄羅斯的命運，以及他們自己的命運。（在深夜裏從斯特羅曼尼特尼大街學生宿舍的窗口可以聽到A·法捷也夫朗誦勃洛克的詩「十二個」的年輕的聲音，法捷也夫其時是安得列夫的同班。）

三個青年工程師於一九二五年被派往莫斯科「鐮刀與鐵錘」工廠工作。

總工程師拿着這張派遣安得列夫到廠工作的紙條良久地在手中捲弄着。

你在乎到底在什麼部門工作嗎？——熔鐵爐或是一個臘腸工廠？」總工程師乾笑着問。

「我想製造鋼鐵！」安德列夫說。「製造鋼鐵！」

「好吧，就試試看，」總工程師冷冷地說，於是送他到熔爐部。

可是，他真正開始製鋼却在過了一些時候以後。一個年輕的，沒有經驗的工程師，他在這熔爐部往來注視着年老的熟練工人在熔爐前面進行那神奇的動作，他老遠地站着，很嫉羨這些人。很長的時期中，人家都沒有給他一個接近熔爐的機會。只是有一天一個熟練工人病了，沒有別人代替他的看爐工作，這年輕的工程師才被允許代替，他勝任地履行了工作。

這樣，他就學着了製鋼。不過是普通的鋼。『終於須要轉到生產特別鋼的時期來了，人們學着怎樣製造與現在所實行的工業化計劃宏偉規模相稱的此種鋼的生產。』

在那些年代中——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初期，——年輕的蘇維埃工程師和熟練工人被派到外國學習——到美國，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工廠，芝加哥的麥克·科米克工廠；還有派到歐洲的，到克虜伯工廠。安得列夫到了埃森克虜伯工廠的第六號熔爐部。在那里，他遇着工礦學院同學伊凡·梯伏斯揚。梯伏斯揚繫着皮裙，手拿着鐵鍬或鶴嘴鎬頭，在熔爐前工作着。這是一種沉重而污穢的工作。但是，被德國人戲呼之爲「黑小子」的梯伏斯揚毫不在乎，仍然狂熱地勞作着，好像他覺着，在這工廠裏他所化去的時間，每一天，每一秒鐘都是非常寶貴的。他決心要學會所有鍊鋼應該知道的事情，於一切機

會下，取得資本主義的每一種有價值的技術，他並勸告同志也這樣做。

安得列夫明白了工作應該從最下層做起。把榮譽收在口袋裏，忘記自己那一張工程師的文憑，忘記自己在國內曾經執掌過一個部門的事——把這些都忘記了，取得忍耐，穿上皮圍裙，找一把鐵鍬，慢慢地向前幹去。

熔爐部白天的工作結束以後，安得列夫便換上衣服去到實驗室或圖書館，或者就坐下來做工作摘記。現在這位工程師渴望地堅決地，有信心地，希冀盡量吸取他所得的經驗。他和其餘的工程師在熱誠而友愛的空氣中住在埃森的蘇僑區，由他們接到的簡括的電報報導中追隨着他們自己國家的生活消息。那些電報說：斯大林格勒出產了一種十五——三〇馬力拖拉機的實驗樣品；在車爾雅賓斯克已經勘測好一塊地方擬修大工廠；測地學家已在馬格尼那亞山脚下開始了工作。

★這些年輕的蘇維埃工程師鋪開了一張遙遠的祖國的地圖，就很興奮地去找尋那些將要變為社會主義工業的重要中心地帶。馬格尼托高爾斯克和庫茲涅茲克斯特洛其時不過剛剛出現在建築藍圖上，他們費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馬格尼那亞山和在其附近將要建起世界有數的大工廠的西伯利亞小市鎮古爾也夫。只在不多幾年之後，人們才聽慣馬格尼托高爾斯克和庫茲涅斯克這些地名了，而在三十年代的開頭這些字眼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

方始產生。

現在，當我們經歷了一次所有我們的物質與精神的資源被嚴重攷驗的戰爭以後，經歷了我們力量的偉大顯示和斯大林工業化政策的決定意義之後，當我在一九四六年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開幕的時候亨利·福特的久被遺忘的一次訪問。這位發財的商人簡短地斷言說俄羅斯在開始建設了，在他看起來，這種建設根據什麼理論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事實最後一定會說明自己。美國工業大亨之一的商人如亨利·福特是無疑地認為建設中的困難事實會挫敗我們；他確信俄羅斯人是不可能達到近代工程的最高標準的。

我於此將離題一點再引一段另一美國人所說的話，他是一個名叫斯瓦金的測量工程師，這位普通的美國人是遠在我國實行第一屆五年計劃的時候就生活在我國的。他參加了建設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無疑的對於這樣一個以為買賣就是買賣之美國人的斯瓦金來說，無論在什麼地方——在南非洲或伏爾加河畔去測量建設地點都是無關緊要的。斯瓦金從想不到政治的問題，他是在全力地幹他的工作，照常拿他的薪水。這位灰白頭髮的工程師穿着一件長長的衣服，在他那寬大的衣袋裏塞着一捲工作圖或一隻滑尺到處忙着。

我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七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當第一架十五——三十馬力的拖拉機剛從運送機上卸下來的時候看見了他，這個拖拉機是以後年產五萬架的拖拉機之無盡洪流的第一輛。那一天，講到這五萬架拖拉機時，斯大林同志恰當地比喻說，五萬架拖拉機像五萬顆砲彈在蘇維埃的農村裏摧毀腐舊的布爾喬亞社會而照耀出一條走上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的前途。

我不知道斯瓦金工程師在這一剎那間是怎樣想的，我不知道當那第一輛拖拉機在蘇維埃國土上軋軋亂響的時候，面對着這情景，他有什麼想頭和感覺。他默默地站着望着這機器，和一大堆擁擠興奮的人羣。一年以後，我又在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遇着他，那是這座工廠開幕的時節。其時這位默默寡言的美國人有一點變了樣子。從來不接見新聞記者的，從來不在公開場合講話的他居然要求發言。他說像拖拉機工廠開幕這樣事情的意思是不能單用金錢來估計的。

「河流，」他說着，用心地構思着，「幾世紀來在它的天然河道裏流行，時時改移河道，變得更對人類有益。同樣的，個人甚至國家民族也是如此，有時它們以最大的努力改進其生活却並不限於只在陳舊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向前走。……每一個國家在過去幾世紀的文明進展中有着自己的使命。有些是在工業方面，有些是在政治方面，還有一

些是在藝術或科學方面。而我覺得蘇聯的使命就是要告訴給全世界說人類的友愛的確是有一種較好的方法可以達到的。」

這位美國人是看到了大工業如斯大林格勒，馬格尼特高爾斯克，庫茲涅茨克，車爾雅賓斯克等工廠是不僅僅生產機器和鋼鐵的；它們還在重鑄人類並改變國家。他覺得這些工廠——鍊鐵與鍊鋼廠，汽車與拖拉機廠——都是爲着同一目標而工作：是以一種新的精神培育我們的人民並把我們的國家轉變爲一個强有力的工業國。

四年以後在一次鋼鐵業工人大會上，斯大林同志（講到關於冶金的一般問題——這一國民經濟中的基本要素）以如下的簡約詞句總結成績說：「……我們已贏得了一切事物中最寶貴的東西——時間，並建立了國民經濟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全體服務人員。」

一九三七年，在一次克里姆林宮招待鋼鐵業和煤業工人大會上，斯大林同志提議向那些全部國民經濟所賴以生產發展的中下級執行人員舉杯祝賀。

工程師安得列夫，當時是一個鑄爐部門的主任，參加了那次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及其後的歡迎會。同年，他就被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召去昇予新的職務，這回是在頓巴斯。他並沒有立刻接受。他是非常醉心於他所領導的那個鑄爐部的。因爲，他畢竟是許多年來

把這部門培養壯大的人。他從這部門的地基直至天窗都是十分澈底了解的。而且，最重要的，他了解工人們，工人們也了解他。

指派安得列夫擔任斯大林諾鋼鐵工廠總工程師的命令已經簽了字。但接見他的重工業人民委員會部長耐心地等候他的回答。

「我深感到你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他這樣說，並且，好像他已洞悉了這位工程師預想到脫離熟悉環境時內心中會有的騷擾，於是又說：「爲什麼不去試一試新的？」試試新的……於是安得列夫到了頓巴斯，到了斯大林諾工廠，到了南方最老的這座鋼鐵廠。

約翰·休斯是該廠最初的主人，他是一個英國商人，是從沙皇政府得到無條件許可去掠奪頓巴斯的。

「今天當我去看老休斯工廠——現名斯大林諾工廠——我看見那里已經沒有我以前所見過的一點痕跡了，」這是科學院會員M·A·巴夫洛夫在他的一個冶金學家的回憶書中說到的。

當前世紀的八十年代，巴夫洛夫那時是工礦研究院的學生，被派往休斯工廠實習，他看到只有幾座原始型式的小鼓風爐。另一個同在休斯工廠工作並取得經驗的學生便是

後來的科學院會員格拉姆·格里馬洛。他爬進當時正在裝設中的鎔爐裏面測量各種尺寸，做出他自己設計鎔爐計劃的紀錄。

工程師安得列夫，是巴夫洛夫（教他鐵類冶金學課程的）和格拉姆·格里馬洛的學生（他是在這人領導下完成其畢業論文的）在兩位老師的半世紀之後來到了這古老的鋼鐵工廠。其時，老休斯的鎔爐已經只留了一點陳跡，在地上有一處稍高的地方說明了有過一座鎔爐的存在。這工廠在各次五年計劃中重建着。總工程師安得列夫的任務就是要使鎔鐵爐繼續近代化，把它們變成最現代的設備。

安得列夫把自己的全心都貫注在這艱苦而動人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難在於完成生產計劃同時又必需改造鎔鐵爐的雙重任務。他循着這樣的道路苦幹了三年，工廠在眼前是逐漸的改觀了。這任務需要極大的毅力和韌性，要無限的忍耐直到所投入鎔爐的努力和辦法開始結出果實為止。在四十年代初期這工廠就開始出產特別鋼了。就是這樣，戰爭得到了它的幫助，它並且又生產鐵、鋼以及軋鋼直至戰爭結束，從未間斷。……

一九四一年十月，戰事不幸地轉移到接近頓巴斯的地方。安得列夫接到命令準備撤退工廠。設備裝箱東運，不能移動的就炸毀破壞。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嚴厲考驗的時期。要來破壞自己雙手的勞績，要破壞經年艱苦努力的果實，幾乎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一列車一列車的人員和裝備向東輾轉而去。斯大林諾工廠的一千五百職工和他們的眷屬到烏拉爾區去了。對於安得列夫，這是考驗的時刻，無休止的高度緊張的工作，他做着放棄工廠最後命令到來以前的工作，放棄工廠的命令到來以後——這最重要的事件——

要使工廠變為無用。到了最後的一瞬間，只要鎔爐還在活動着，安得列夫和那一部分職工們便都眷戀着一種希望，就是希望破壞工作終於成為不必要，希望前線上能够抗拒敵人的壓力。然而，決定的日子來了，安得列夫接着區黨委的電話。經過一刻簡短的對話以後，他命令鼓風爐部和鎔爐部的工頭把鎔爐熄滅，關閉了所有的通風並切斷鼓風管。

安得列夫正在忙於收拾辦公桌各抽屜時，鼓風爐部的工頭沙里進來了。桌子上放着一疊皮面摘記簿。對於安得列夫，再沒有比這些摘記簿更珍愛的了。在這裏面，天復一天，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他都記載着工廠的生命發展，它生長的整個動人歷史，它的每一個工作部門。

他翻開最上面的一本，讀着裏面記載的他初到該廠就職總工程師時的日記。

他是那樣的專心，很久都沒有覺察沙里辛站在跟前。最後他才抬起頭來。簡短地問：

「怎麼回事？」

沙里辛表現出內心難過的樣子，用他那一貫粗的嗓音說：